

《聽診器與攝影機》

文 / 莊裕安

嘗試著自由聯想，寫下一、二十個跟醫學有關的電影，接下來便是考慮如何編輯與分類。想到彩虹光譜，不如就一字排開，從最邪惡的講到最善良的，而且要講求平均，好、壞、不好不壞篇幅相當。

〈變身怪醫〉

邪惡的醫生，史蒂文斯的《變身怪醫》要算最有名的原型，就像「科學怪人」、「歌劇魅影」一再被改編翻拍。一個名叫傑克的溫文儒雅醫生，意外發現喝下一種神奇藥水，可以變成另一個叫海德的流氓痞子。這故事寫得比佛洛伊德提出潛意識與原我理論還早，它還有個強烈的道德教訓，傑克一再放縱，仰賴變身藥水滿足慾望，最後無法返回現實，原我佔據了超我。琳達·漢米爾頓主演的《桃色殺機》便是變

〈醫學獻身權力〉

怪醫能變身，靠的是專業知識，知識轉化為權力，為極權專制服務，最有名的要算《飛越杜鵑窩》。傑克·尼柯遜為逃避囹圄之災，裝瘋賣傻被關進精神病院。他發現醫院太多不合理的制度，但只有清醒的他才有能力扮演反抗的異議分子，沒想到因此遭到反覆電極，最後還被動了腦部手術，才能讓他安分守己。逃出蘇聯掌控的捷克導演米洛斯·福曼，用這部電影言志與控訴。同樣的時空背景，不同的選材角度，《布拉格的春天》也有一位苦悶而放蕩的湯瑪斯醫生。勞勃·阿特曼的《外科醫生》和拉斯·馮·提爾的《醫院風雲》，也是探討醫學與權柄互涉的重要類型電影。

〈流氓〉

壞到骨子裡的醫生，當然不是常態，像《盒裝美人》那個將愛人斷手斷腳裝進盒裡以圖天長地久的外科大夫，《沉默的羔羊》裡食人癖的精神科醫師，假科技學術之名行違法人體實驗的《非常手段》。台灣電影新浪潮，沒有以醫生為主角

的題材，但《冬冬的假期》那個外公，《海灘的一

天》那對克紹箕裘的醫生父子，都是我們很熟悉的日常類型。秦漢在《小鎮醫生的愛情》，跳脫三廳電影窠臼，演一個中年出軌的鄉下醫生，很

有寫實抽樣，當然也得力於蕭颯小說原著的細心觀察。梁朝偉在《流氓醫生》裡，又是另一個類型，一種洗染過日式漫畫的嬉遊誇張。

〈角色互換〉

如何讓一個「好」醫生發現自己的「壞」？《再生之旅》是個好辦法，那就是叫一個醫術高明但有欠耐心的醫生，忽然變成重症病人。所有實習大夫都應安排這樣的虛擬實境，領教掛號取藥的隊伍有多冗長，問診解釋的時間有多匆促，解衣寬帶的檢查有多無助尷尬。只有真切體驗過醫生與病人的角色互換，才能夠讓醫生釋放那些看似天經地義的威嚴派

JACK NICHOLSON
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



飛越杜鵑窩 /



醫院風雲 /

/ 羅倫佐的油 /

頭。性別在醫界也是有趣的議題，我好像沒看過女醫生搭配男護士的電影，芭芭拉·史翠珊在《潮浪王子》的女精神科醫師，降服那個骨子裡有點性別沙文的尼克·諾特，便展現女人其實往往更適合擔任醫療者那角色。

〈醫生也汗顏〉

有些醫生並不壞，只是不像病患家屬那麼積極不懈，《羅倫佐的油》便是讓醫生汗顏的好例子。蘇珊·莎蘭登飾演強勢母親，她帶著宿命的歉咎，由於自己的隱性遺傳基因，讓兒子得到脂肪酸代謝異常的怪病。所幸自咎轉為自救，她轉為自力救濟，抵抗被醫學體制與專業倫理緊箍咒綁死的一群。羅倫佐故事更動人的地方，來自真人真事，而不是好萊塢誇張杜撰，這故事可為遭保險制度遺棄的醫療邊緣人，提供振奮人心的實例。但故事背後也令人疑慮，有多少夫婦可以像羅倫佐的父母，一個先生服務於銀行界的有產有蓄階級，能夠放棄高薪收入，全心全力投身圖書館，挖掘出專業醫生都鑽研不到的稀罕方劑？



〈奧力佛·薩克斯〉

奧力佛·薩克斯醫生的故事，總算讓醫界扳回一點顏面，他的《火星上的人類學家》、《錯把太太當帽子的人》、《色盲島》都有中譯本，大家不會陌生。最近本地報紙也報導好幾件植物人忽然醒來的傳奇，但短暫驚喜之後，我們又不知事情的來龍去脈。《睡人》刻劃的便是薩克斯醫師致力於治療腦炎併發昏迷症，卻發現睡人醒來後適應不良的困境。這部電影有很好的逆向啟蒙效果，救人的醫生也能在待救的病人身上，尋得人生的頓悟啟發。薩克斯蒐集的病例，有許多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雖說他的精神與神經領域，特別容易遇到傳奇經驗，但他的虛心求實與異想天開才是關鍵。幸好薩克斯不曾像史帝夫·馬丁，後者在《妙醫生與俏娘子》，飾演狂想的腦科醫生，愛上一顆實驗室裡的標本腦袋，一心妄想將她還原成血肉之軀。

〈醫生醫生〉

最近艾迪·墨菲又重演一遍《杜利德醫生》，但似乎沒有

當年雷克·哈里遜光彩。獸醫電影始終是褒揚醫生仁慈與幽默最好的題材，特別是加入童話調味的，有通靈動物參與演出的片子。米高·福克斯主演的《好萊塢醫生》，也有異曲同工的轉化。一個一心嚮往去好萊塢圓淘金夢的醫生，因為看錯路標誤闖入窮鄉僻壤，發現那裡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黑澤明的《紅鬃子》異曲同工，一個從長崎習醫衣錦還鄉的年輕醫生，原本以為可以開業賺錢，沒想到必須先到專醫窮人的醫院服務。《紅鬃子》結合狄更斯的通俗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糾葛，《齊瓦哥醫生》同樣也是無意全面謳歌主角行徑的電影，但挖刨深入，不會被視為逃避或美化。

〈醫學的遙想〉

最後，我想提一部不談人性，只談器官的電影，那就是六〇年代出品的科幻電影《聯合縮小軍》。這部電影描述美國醫生必須救活一名逃自鐵幕尋求政治庇護的重要人物，他遭受重擊顱內出血，命在旦夕。只有一個辦法救他，就是雷射止血，但必須從顱內微量放射，顱外放射只有加速斃命。救援小組被縮小如細菌，從靜脈注射進入人體，最後得從淚腺排出。一般觀眾會慨嘆人體浩瀚奧秘如宇宙，至於苦修過大體解剖的醫學生，一定還要怨嘆不已，為何教科書不像電影這般好看！